

中国人都应该知晓的财富机密——
如何把自己做大；不要把自己玩死！

5
终极一战

民企教父 沈万三

翻手为商，覆手为权

忠实再现沈万三从最穷小子到富可敌国的
奋斗传奇与权商之道！

长篇小说
李蒙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企教父沈万三.5 / 李蒙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201-11519-1

I. ①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8267号

民企教父沈万三.5

MINQIJIAOFUSHENWANSAN.5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作 者 李 蒙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编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刘子伯
策划编辑 康晓硕
特约编辑 张 帆
封面设计 小P设计

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710 × 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297千字
版次印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一章 / 弃暗投明，只是为了活下去 001

只见卞元亨边说边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，说道：“这封信同样是刘先生写的，不过，一封信可以让人死，另外一封呢，则可以让人活，这个人就是你。”说着，他把信交给了沈万三。沈万三接过信，默默看了一遍，上面只有短短几行字，却和刚刚那封要自己命的信截然相反……

第二章 / 权贵争斗，明哲保身不容易 025

那小厮来到沈万三面前，刚说了几句话，衙门来传讯的人就到了，沈万三的大脑一片混乱，他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，陆德源为何平白无故地诬陷自己？难道是潘元绍为了摆脱他的干系，把这盆脏水泼到了自己头上？这似乎也不对，依照潘元绍的性格，他好像做不出这种事，还有，自己前不久和他见面，也没有察觉出一点异样。

第三章

风云变幻，蛰居以待东山再起 049

自从那天和张士诚见面之后，他回来就贱卖了水富巷的房产，同时断绝了一切交际，闭门不出，不见任何人，也不让任何人见到。他真的在闭门思过，思谋自己日后的出路，思谋怎么摆脱困境。他深切地知道，自己和张士诚之间，已经生了间隙，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般互相对待了。自己最好也要远离苏州，越远越好，远离这个政治旋涡……

第四章

新朝布局，时机最重要 061

沈万三听刘基口气如此，本来就紧张，现在更紧张了，他稳定心神，心想：“听刘基的口气，我还是要替卞元亨辩一句，免得他受猜忌。”想到这里，就想替卞元亨说句话，可是他马上又想到，既然刘基和卞元亨是一党，那卞元亨是什么人，刘基自然清楚，自己多一句话，倒显得两人好像有间隙似的。本来这件事情就不大，如果自己一多嘴，挑出来，反而显得是大事了……

第五章

世事险恶，财神爷也得找靠山 085

沈万三心里奇怪，他怎么也问何质的为人，难道何质真的成了刘基一方的人，所以李善长要打探他的底细？可是，李善长是文官魁首，想要知道一个知府的底细，还需要问自己这么一个商人吗？看来，这里面有很多事情，还是不要大意，尤其是不能一头扎进李善长那边，留一步退路再说。

第六章

用银子开路，比人管用 097

那人又问道：“那煽动饥民抢掠官仓，又是什么罪？”何质稍微平静下来，道：“死罪。”那人接着问：“那诽谤知府大员，污蔑朝廷命官又是什么罪？”何质看着他，坚定地道：“还是死罪，沈万三该死！”那人笑起来，笑得很猖狂，道：“只要大人这么想就行，他是该死。不过，让别人死容易，让他死就没那么简单了，尤其是让他死得身败名裂。我这里正好有一个法宝，沈万三只要回来，就是找死！”

第七章

运筹帷幄，不出大牢也能斗垮知府 115

自从被关进大牢，沈万三就开始后悔，后悔自己不应该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，做了犯法的事儿。不过，他不是那种自怨自艾的人，既然做了，被发现了就应该想办法摆脱危局。他想了各种办法，但是都不如意，此时看到了何质，他大声说：“何知府，你冤枉我，我要去应天府告你！你别忘了，我在应天府也是有朋友的，你别妄想一手遮天。”他知道，眼下只能抵赖到底，这个罪名怎么也不能认。

第八章

才出大牢就进皇宫，凭的是运作 143

听了卞元亨的这一番话，沈万三的心一下子就放平了，不过他马上察觉到，卞元亨似乎是在恐吓自己。刘基不会因为自己这么一个小人物的冒犯就派卞元亨来整治自己，这并不合乎刘基的性格，也不是一个当朝大员能做出的事情。就算是有，

卞元亨也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自己，肯定是他想装好人，夸大刘基对自己的怒火，而后又说是他一力担保，才救了自己。想明白这些，沈万三更加放心。

第九章

钩织关系网，太监宰相都很重要 169

承办军需的商贾，想从朝廷手里赚到银子几乎不可能，朝廷的采购价位比市面上要低很多，这也是商贾对这次军需生意唯恐避之不及的原因。沈万三却不这么想，他想得很长远，他觉得应该放长线钓大鱼，只要能在新朝廷里获得一个超然的位置，拥有其他商人没有的特权，那赚银子还不是小事吗？他明白，这只是自己的又一次买卖而已，先付本钱，然后才有收益，不要着眼于眼前的小利，不要被眼前的得失迷惑。

第十章

自荐劳军，临机应变舍小留大 189

沈万三回到了自己的马车里，但是，他却怎么也不放心，隐隐觉得这一路，不会就这么太太平平地走完，一定还会有其他事情发生，而且极有可能是大事，他心里一团乱麻。走了不到半个时辰，刚刚派去探路的伙计回来了，郭如意带着他们匆匆来到沈万三面前。沈万三看他们神情严峻，知道前路可能真的有事，就道：“都上来说。”

第十一章

找对敌人的破绽，借力打力 215

沈万三一直在静静观察，试图寻找哪怕一点机会来改变眼前的危局，但是，他无论怎么想都想不出一个解决办法。到了最后，他觉得还是应该从胡先生那里寻找突破口，既然他是王保保最信任的人，而且没有他的许可，这批军需是进不了，也出不了，那何不去走走他的门路，要他给想想办法呢？沈万三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可行，他从储存粮草的仓库里走出来，站在大营中，看着来回奔驰的军马，心里有些恍然，他知道，必须走这一步，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。

第十二章

有些东西，等是等不来的 241

自从沈万三进来，朱元璋一直是表情轻松甚至是有说有笑，其实，他心里的想法却正好相反。他最忌讳别人邀功，恃宠而骄，他在细心观察着沈万三的表现，虽说李莞说话大胆，明目张胆地给沈万三邀功，但是，朱元璋却一点都不介怀。他知道，李莞再怎么放肆也是自己身边的奴才，对他不会构成半点威胁，这个沈万三就不一样了……

第十三章

有天大的功劳也不能翘尾巴 261

热火朝天的应天新城修建，居然停工了，联想到李莞曾经说朱元璋为了筹措修城花费发愁的事情，看来朝廷对如此浩大的工

程真的是难以为继了。想到这些，他就隐隐约约觉得，如果自己把这个工程给接下来，会怎么样？首先，大明朝的国都城墙是他沈万三建造的，这无疑将流芳千古，从古至今就没有听说过，有哪一个商贾有这么大的气魄，有这么大的财力，独自一人修造一国半壁都城，越想他就越动心。

第十四章

伴君如伴虎，谦逊谨慎不出头 277

朱元璋转过身子，一边摇摇摆摆地走回御座，一边嘴里说着：“都是有功的，朕都忘不了，只要对朕好，朕就不会亏待你们……不过，谁也别想对朕不忠……金杯同汝饮，白刃不相饶……金杯都握在你们手里，这白刃却在朕手里啊……”

第十五章

大厦倾，权钱魔咒亘不变 289

“所有人都抓起来，一个不能放过！”武官一声怒喝，官兵答应一声，就开始抓人。沈万三走上前去，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就看到那个太监居然是李莞，李莞想说什么，但是又怕被身边的武官看到，只得清了清嗓子，大声说：“传皇上口谕，刁民沈万三，恃宠而骄，渐露狂悖形状，本应以欺君之罪，处以极刑，念其前功，着即流配滇疆，家小驱逐出京……”

后记 309

第 一 章

弃暗投明，只是为了活下去

...

只见卞元亨边说边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，说道：“这封信同样是刘先生写的，不过，一封信可以让人死，另外一封呢，则可以让人活，这个人就是你。”说着，他把信交给了沈万三。沈万三接过信，默默看了一遍，上面只有短短几行字，却和刚刚那封要自己命的信截然相反……

>>> 特殊来使

刚入夜，苏州城已经是一片漆黑，只有大街两旁的数家窗户里透出一点亮光，往时灯红酒绿的夜市已消失多日。自从张士诚决定为胞弟张士德复仇之后，苏州就开始了漫长的宵禁，晚上轻易没有人出门，免得被冠上“通贼”的罪名。

大街上除了巡视的兵勇，几乎看不到一个行人，城门在傍晚时分就关闭了，一直到第二天蒙蒙亮才开启。但是，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，入夜不久，大街尽头忽然出现了一队兵马，看装束是诚王府的亲兵，就是所谓的“御林军”。他们负责的是诚王本人的安全保卫，平时不出来，只有在张士诚出门的时候，才沿途护佑。看他们倾巢出动的样子，难道是张士诚出来了？

可是，身为大周天子，这大半夜的不在府邸里安眠，跑出来做什么？有这种疑惑的不仅是大街两旁的住户，还有巡防的兵勇，他们看到“御林军”都是远远躲开，免得惹事。一位一身文官装束的老者骑着马，走在当先，他就是张士诚的心腹谋臣徐义。

徐义神情严峻，带着一队军马径直来到城门楼下，负责守城的军官看是诚王面前的大红人，赶紧跑过来，躬身抱拳，道：“徐先生，现今已是午夜，不知……”徐义似乎有急事，来不及多说，问道：“今夜守城的有多少人？”

那军官看徐义神情严峻，立时精神一振，一五一十地道：“一共一百一十六人，上半夜当值的五十一人，余下的下半夜轮值。”徐义看着他，沉声说：“奉诚王之命，城门由我接管。带着你的人马上离开，不管是睡着的还是当值的，

一个都不能留下。违令者，斩！”

徐义说得声色俱厉，那军官一缩脖子，第一感觉就是出事了，不然也不会派徐义来接管城防，难道是城内有人造反？徐义看他没有答应，打了一个手势，身后的亲兵拔出佩刀，厉声道：“诚王的指令，你没听见？”那军官连声道：“是，小的立马就走。”

不到一炷香时间，负责城防的百十名兵勇走得干干净净。徐义带来的几十个亲兵接管了城防。他亲自等在城头，看着城外无边的黑夜，心里一沉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天佑我大周！”

半个时辰后，远处出现了火光，可以看到数十只火把在暗夜中晃动，寂夜中可以听到稀稀落落的车马声，徐义道：“人来了，准备开城门。”说着，他亲自跑到城门前，恭恭敬敬地肃立等候。过了一会儿，城门大开，城外是百十名骑兵，每人都手持火把，共同保护着一辆马车。

徐义看到那辆马车，左手抓住衣服下摆，快步跑过来，在距离马车几十步时，忽然跪下来，一句话还没说出来就已经泪流满面，他颤声道：“将军啊！你死得惨啊！”

一个中年官员从人群中走过来，扶起徐义，说道：“徐先生，节哀！”徐义微微抬头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家将军在贵处身死，杨使官当有何话说？”那官员正是朱元璋手下的文臣杨宪。他这次来是护送张士德尸身回苏州的，张士德被朱元璋俘虏，却死在了他手里，送还张士德的尸身，杨宪知道要受刁难，他不卑不亢地回道：“见到你家诚王，我自有话说。”

徐义威风凛凛地站直身子，一摆手，他身后的亲兵立即上前一步。徐义沉声道：“把杨宪给我绑了！”杨宪大吃一惊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双方一见面自己就被绑了，这大违“两国交兵不为难使节”的道理。“徐义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乃应天来使，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难逃天下公议！”

徐义冷冷地道：“杀了你，为我家将军做祭！”

诚王府内比往日增加了护卫，专门从城外调来了两千人，一部分加强府邸的警卫，另一部分派去看守应天来使。

张士诚心情焦急地等待着徐义的消息，过了一会儿，徐义匆匆跑进来，走

到张士诚面前，低声道：“诚王，人带来了。”张士诚点点头，道：“让他进来吧。”随后一个眉目清秀的年轻人走进来，一进来，先对张士诚磕头，张士诚轻轻一抬手，说道：“你说。”

那青年人道：“回禀诚王，将军宁死不屈，被朱贼不幸擒拿之后，每日大骂朱贼，拒不进食，最后……最后活活饿死！”不要以为只有朱元璋在张士诚这里安排了密探，张士诚同样拿出大把银子，在朱元璋的政权里埋下了大批眼线，这青年就是其中之一，而且亲自跟随杨宪护送张士德的尸体来到苏州。在张士德死前，他曾多次前往探视，并带回来了张士德的一封遗书。

在路上，这个密探做了好几种设想，见到张士诚如何痛哭流涕地叙述张士德英勇就义的事迹，又如何大骂朱元璋的话，以让主人明见自己的忠心。哭了一会儿，他抽抽泣泣地道：“将军就义之前，留有一封遗书，让小人转呈诚王。小的怕被人发现，把书信贴身藏着，在诚王面前失礼了。”说着，他脱掉外衣，从上面撕下来一块布，在布块的夹层中藏着张士德留给张士诚的遗书。

张士诚小心地接过遗书，眼角就溢出了泪花。他不想在臣子面前失态，只得强行忍住悲痛，对那青年说：“你回去吧，切莫被人发现了行迹。”那人躬身行礼，倒退着走了出去。

徐义上一步，道：“陛下，杨宪已被我派人拿下关押起来，将军的遗体也已好生安放，不知道接下来应当怎么做？”自从张士诚决心要为胞弟张士德报仇之后，性情大变，往日那种礼贤下士的作风一去不返，时常暴躁咆哮，就连徐义也不敢再说违逆他的话。

张士诚把那封遗书放起来，转身对徐义道：“跟我去看看士德。”

张士德死去多日，尸身已经发臭，虽然朱元璋让人在棺槨里放置了许多除臭的物什，也是无济于事。看完那封遗书之后，张士诚忽然沉静下来，徐义以为他看到张士德的遗体，又要仇火大炽，没想到，张士诚只是匆匆地看了几眼，然后就走了出去。徐义紧随其后，张士诚看似无心地问：“尸身上没有一点伤痕？”徐义道：“已经请最好的仵作看了，没有半点伤口。”

张士诚又不说话了，走了一段路，他忽然停下来，道：“士德为朱贼所擒，受尽了酷刑，宁死不降，尸身上怎么能没有半点伤呢？这样我没办法和大周

臣民交代……”说着，他叹口气，悠悠地道，“伤要做得不露痕迹，就让那几个佯作来做，然后把他们统统灭口。凡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人，一个不留，统统灭口！”

徐义一呆，一时反应不过来，停了停，才明白张士诚的意图，同时隐约觉得张士诚身上多了几分阴毒，口口声声要为胞弟报仇雪恨，但为了达到某种目的，却不惜糟践胞弟的尸身，不过，要想在这乱世中称雄称霸，没有这份狠心是不行的，微微躬身，道：“我马上去办。”

>>> 变脸

那把刀又架在了沈万三的脖子上，沈万三号叫着，不停地叫自己是冤枉的，但是无济于事，一向和他交情颇深的卞元亨此时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对他的申诉充耳不闻，任由亲兵把他按在地上。

“沈万三，你可真是胆大包天，诚王对你不薄，你居然私通朱贼，现在证据俱在，你还喊什么冤枉！”卞元亨道。沈万三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为什么刘基会害自己。不过，他知道眼下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让自己想这些了，把脖子上的刀子拿开才是重中之重。

每当遇到这种危难，他的大脑就会飞快地运转，构思着应对危局的办法。越是面对这种局面越要镇定，多余的废话不能说，必须要说到要害，尽量撇开自己的嫌疑，或者转移对方的注意力，以拖延时间。于是，他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卞元亨，你想想，如果我真的和朱元璋私通，他们为何要揭发我？把我留下来做眼线不是更好吗？这明显就是一招反间计！”

卞元亨道：“反间计？呵呵，你一不是大周的文官，二不是大周的武将，刘基把反间计用在你身上，是不是太把你当作人物了？”

沈万三知道，现在没有多余的时间了，为了争取活的希望只能说谎，就道：“但是，我有银子……我奉命去应天府送粮，这是诚王的差事，我敢不去？不瞒你说，我现在也是小有名气，刘基就派人百般拉拢，希望我能为他们做事。我虽然没读过多少书，但是忠义二字尚且知道，怎么能做出对不起君父的事情？

所以，我断然拒绝，他们或许是因此想报复我。”沈万三想了想，似乎这个理由有点站不住脚，就又加了一句话，“就算不是报复我，把我除掉，对诚王来说，也不是好事，日后粮草军资多多少少会受损。”

卞元亨道：“你如今已经是将死之人，家产抄没是应有之义，这样一来岂不是我大周国库为之一满？对我大周来说，是件好事。”沈万三道：“卞将军错了，我生意遍天下，苏州这点算得了什么，大江南北，有我多少家商号？我沈某人敢夸口说，如今的天下，做生意而不知道我是谁的，恐怕没有几个人，我一死不算什么，对诚王和大周的声誉恐怕有所牵累。到时候，谁还敢来大周地面上经商？那不是把有钱人都逼到了朱元璋的地盘上去了吗？这个道理，见到诚王，我自会申辩，以诚王之圣明，自然知晓。”

卞元亨不为所动，道：“可是，你见不到诚王了。诚王早有命令，凡是通敌的一律就地格杀，绝不留情……”他一句话没说完，沈万三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就看着卞元亨，道：“我一人死不足惜，有一句话，我想在临死前对将军说，听与不听全在将军。不过，我觉得将军一定是愿意听的，就算是我求你吧，我沈某人和将军相识不是一日，这么多年的交情我可是一笔一笔地都记在心里，一笔都没有少记，是吧将军？”

他说着，意味深长地看了卞元亨一眼。卞元亨自然听得出他的意思，很明显，沈万三是在威胁他，这么多年来两人之间的金钱交易未断，卞元亨为人十分谨慎，每次都做得十分小心，但是正因为他的十分谨慎，才从沈万三这句话里感到了某种无法抗拒的威胁，沈万三不是一般人，谁知道他有没有留着一手。不过，卞元亨并没有露出丝毫慌张的样子，他还微笑了起来，轻声说：“哦，原来是沈爷想留下临终遗言，怎么说你也是江南半壁的商界翘楚，让你留下临终遗言也是应当。那你说，咱们是在这里说，还是到你屋里去说呢？”

说着他一摆手，押着沈万三的兵勇马上放开了他。沈万三理了理衣服，神态自然地朝着客厅一摆手，道：“请。”其实，他的心里相当杂乱，但是，经过那么多惊险场面之后，他已经磨炼出了奇特的能力，内心越是波澜起伏，表面上越是泰然自若。

卞元亨当先走进客厅，沈万三紧随其后，一进客厅沈万三就道：“我屋里

有壶好茶，咱们喝着说吧。”他也不理卞元亨是否答应，当先从客厅进了后堂。卞元亨示意随从留下，独自一人走了进去。

沈万三心里奇怪，卞元亨一向谨慎小心， he 现在是带人来缉拿自己，居然不避嫌疑地独自一个人跟自己密谈，也不怕被下属看到。这太奇怪了，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？

“沈爷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吧，办完你的事儿我还有一大堆公事要办。”卞元亨找了一把椅子坐下。沈万三也坐下来，说道：“卞将军，何故要置兄弟于死地呢？我待将军可是一向不薄。”卞元亨忽然笑起来，笑得非常诡异，说：“你自己做下了什么事自己不明白，还来问我？做下了事就要承认……”说着这句话，他忽然变得和蔼可亲起来，又恢复了从前和沈万三称兄道弟时的模样，“何必在我面前做戏呢？我都知道了。”

沈万三看着他的神情，希望从他的表情中捕捉到哪怕一点信息，但是，却怎么也想不出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从他的神色和他说的话中分析，似乎自己并不是非死不可，还有回转的余地，那卞元亨是想要银子？可是，这似乎又不太符合卞元亨的性格，他手里不缺银子，就算想要也不会用这种办法。想了一会儿，沈万三拿定主意，自己背后有潘元绍撑腰，只要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就有翻盘的机会。于是，他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，冷笑道：“‘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’，将军，这大周朝堂上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相信自会有人替我申冤，就算我今日被你冤杀了，这冤情早晚有大白的一天！”

卞元亨忽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好好，沈万三你做的戏可是真好。如果不是刘基刘先生给我透了底，我还真的被你给蒙骗了。”沈万三一愣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只见卞元亨边说边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，说道，“这封信同样是刘先生写的，不过，一封信可以让人死，另外一封呢，则可以让人活，这个人就是你。”说着，他把信交给了沈万三。

沈万三接过信，默默看了一遍，上面只有短短几行字，却和刚刚那封要自己命的信截然相反。在信里，刘基先是夸赞沈万三对朱元璋的爱戴之心，迫切期望其弃暗投明，重要的是最后一句：“弟可与洪峰潜于姑苏，更望弟多为我军筹措钱粮，待得日后定鼎天下，尔等皆为有功之人。”

这下沈万三彻底明白了，他看着卞元亨，沉声问：“不知道这位‘洪峰’是何许人也？”卞元亨站起身来，恭恭敬敬地躬身行礼，说道：“不敢，正是区区在下。日后你我还要一同为刘先生做事。”说着他又神秘地看了沈万三一眼，又道，“当然了，这封信你不愿意收，我还可以给你前一封，那封可是催命信，收了我就要秉公执法，杀了你这个通敌的奸细。怎么做，相信沈兄自有主张。”

沈万三万万没有想到，卞元亨居然是朱元璋的人，而且会来逼迫自己也投靠朱元璋。刘基这一招果然狠毒，如果自己不答应，那就是通敌，只有死路一条，就算自己把卞元亨投靠朱元璋的事情说出去，张士诚也不会相信，甚至没有任何人会相信，而且卞元亨手里还有一封刘基写来的书信，完全可以说自己是为了逃脱罪责，诬告他人。在做了短暂的权衡之后，沈万三做了决定，他微微抱拳，说道：“能为刘先生效命，沈某三生有幸！”

查抄沈府的兵勇像来时一样，迅速离开。沈万三一路把卞元亨送出去，卞元亨连连致歉，道：“如若不是沈兄说明了来龙去脉，我险些中了刘基老贼的反间计，说来实是汗颜，我改日再登门谢罪。”说完，他就带着兵马离开了。

沈万三站在大门口，看着一队人马离开，内心是五味杂陈。不过想想这样也好，自己本来就想靠上朱元璋这条线，现在好了，这条线是铁定连上了。不过，心里总是不得劲儿，他转身回去，对惊魂初定的家人们说：“没事了，该睡觉睡觉。”

此时，冯掌柜已经听到消息跑了过来，沈万三看到他，说：“我准备回老家住几天，我走了之后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对了，苏州各家账面上都给我抽点银子出来，我要带回去。”

卞元亨这次带兵来查抄沈万三的家，并没有征求任何人的同意，更没有和上峰通气，完全是自作主张，如果沈万三不说，高层没有一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>>> 风光大葬

这天，苏州城内大小小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甚至平头老百姓都听到了一个消息，诚王张士诚要亲自为死去的兄弟张士德举行盛大的安葬仪式，到时候全

城老幼妇孺都要参加。不过，还有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消息，苏州的戒严解除了，全民皆兵的状态也不再有了，操练也停止了，临时招募的民兵也被遣散了，似乎这仗打不起来了。这难免让人疑惑不解，难道张士诚的主意变了，不再想为兄弟报仇了？

对于如何安葬张士德，张士诚的谋士们提出了各种方案，但是，一向善于纳谏的张士诚却出乎意料地自作主张，他胸有成竹地对徐义等人说：“不建祭台，不办大祭，就在王府里搭一个灵堂，让文武百官来祭拜一番就行了。我弟生前俭朴，九泉之下，也不想看到靡费国资的事情。”

众人都赞叹了一番，夸赞张士诚如何体恤民情。

张士诚的话就是圣旨，金口玉言，言出必行。诚王府里搭起了巨大的灵堂，白绫挂在王府的大门上，整座王府变成了雪白的世界。进进出出的所有人，不管是高官大员，还是办事的小吏都浑身素白，像徐义这些有名望的重臣则在腰里系一段白布。

王府内的侍者都头缠白布，一个个噤若寒蝉，平时还敢小声闲聊唠嗑的，此时也都敛起来，人人哭丧着脸。王府外搭建了一座祭棚，好让苏州的百姓来拜祭。

沈万三感觉到，他必须第一时间得到最新的消息，知道张士诚的打算。所以，他去拜访了潘元绍，却看到潘元绍正躲在家里喝酒，沈万三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我说我的驸马爷，外面是什么风向您这位大神就没有看出来？我看，整个大周的皇亲国戚里，就你一个人敢在这几天里喝酒。”

潘元绍一脸的无所谓，他手里拿着一只小巧的玉杯，一口把里面的酒喝干了，说道：“他发他的丧，我喝我的酒，我家里那只母老虎，在王府里住了好几天了，我正好趁这个机会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得乐和时且乐和。哎，对了，我最近可是要有一个大动作……”沈万三似乎知道他嘴里说的那个“大动作”是什么，但是也不敢确定，如果真像自己想的那样，那这个潘元绍也太不是东西了。他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来，说道：“驸马爷，您说的这个‘大动作’，我看最好还是缓几天。这几天的情势你又不是没看见，不要为了一时的贪念，毁了一辈子，我这可是当你是铁哥们才说的这话。”